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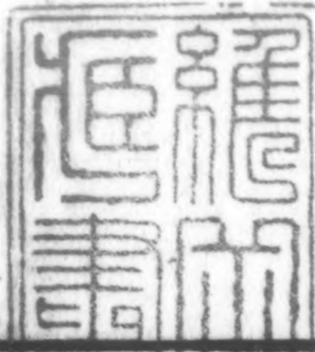


明季遺聞

校正

四

修廣



明季遺聞卷四

福建兩廣

川

年改紀圖書

江左鄉

漪流綺轉

西五月

之

御章

廣南都弗守總兵官鄭鴻逵鄭

彩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至福州與

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

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唐王為監國王太祖

後也封南陽初以父死失愛於祖兩叔謀奪嫡未得

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為之請

嗣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墻會赦出性率直

止論

非咎徵

喜詩書手草傳檄洒洒數千言鴻達請正位不然無以壓衆心而杜後起芝龍意別有在固諍以爲不可諸大臣多言監國各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長倩有惡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不報擁入者艷翊戴功不數日即定議即帝位于福州時閏六月十五日也是日郊天太風震起拔木揚沙及駕回宮尚寶司卿坐馬忽驚躍起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太內赦改元隆武封鄭芝龍爲平虜侯鄭鴻達爲定

觀生本王
府官最蒙
信任

鄭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設六部九卿人非肯堂爲吏部尚書李長倩爲戶部尚書曹學佺爲刑部尚書吳春枝爲兵部尚書周應期爲刑部尚書鄭瑄爲工部尚書馬思理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以天建延興四府爲上游汀邵漳泉四府爲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命以上咸與寵錫於是敷求耆碩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太學士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觀生王之以招選賢才又

起曾樓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以次至皆入閣辦事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至三十餘人然俱閒無事不令票旨皆降武親爲之德璟景昉欲楫皆加疏辭行人以死請乃至德璟陛見首以清屯練軍告然竟築舍不成時内外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機宜專談芝龍爲政芝龍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故在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盜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三千金歲

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海梢直抵卧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於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有弟芝虎勇冠軍昔征劉香已沒於海次鴻遠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芝龍開府於福州坐見九鄉入不揖出不送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練明春出關一支出浙東一支出江西統二十萬之

大節凜凜 白亦不奪

兵合入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尚不給而粵西有靖
江王者八月稱監國隆武詔至不服舉兵將東廣西
巡撫瞿式耜移書摠制丁魁楚為備又檄思恩叅將
陳邦傳防梧再檄星調兵止狼勿靖應靖遣桂平道
井儕促式耜入式耜不允未幾靖提兵至梧命式耜
易朝服朝式耜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兵尋
為丁兵戰敗返桂時宣國公焦璉為粵西摠鎮楊國
威旗鼓式耜授計於璉而邦傳亦應檄統兵至井
令隨擒靖江王及國威與吏科給事中顧奕等械

福州王與國威奕俱斬於市以擒靖功封魁楚為伯
晉式耜兵部侍郎銜兼副都御史是時浙東亦奉魯
藩監國先是清兵入浙潞藩以城降貝勒散布官
吏至浙東且令薙髮山陰原任蘇松巡撫祁彪佳赴
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
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婿秦嗣瞻詩云信國
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
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門人

王公以文
采風流擅
名當世豈
知其當大
事而侃侃
若此

會稽諸生王毓著聞變卽遺書宗周有云願先生早
自決毋爲王炎午所用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奔東
渡橋袖石自沉死儒士周卜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
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逃至野寺不食死時馬士
英亦率所部奉弘光母妃至紹紹人士猶未知弘光
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言戰鬪
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於廉耻之念
事至今日人人無耻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
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寔寔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右

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將天下
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
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妖淫
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
而以疆場擔子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必忌其成功而
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下賴賣官鬻爵搜盡金
珠而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
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
撫摠督見覓卽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

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起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毋薪嘗胆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譏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已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厲也

桑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職素欽慕即當國破眾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為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墻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即隊長三尺亦何如自解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尚爾相亮無他若但求

是禱好魄

至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
雄豪傑呼號揚厲猶可俸望中興如或道途湖上潦
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
不然如伯懿渡江吾越乃報仇雪耻之國非藏垢納
汗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
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候
緹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耨原任山西僉事
鄭之尹子鄭遵謙殺招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方逢
年柯夏卿宋之普陳函輝熊汝霖孫嘉績等迎立

王於台朱大典亦遣孫瑛上表勸進魯王監國紹興
國維首疏恭馬士英懼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
時逢年國維之普大典俱為大學士封方國安荆國
公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國
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劍行
事子世鳳為平虜將軍補御史陳潛夫原官加太僕
寺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于潛
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疏
請於王謂尅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

月天子遺用

卷四

七

老成練達
之言

攻堅擣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為筭勝必連諸帥之心
化為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為一人之功罪十
月清兵至國安嚴陣當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
接應追戰於草橋門為天大風雨火砲弓矢不得發
遂收兵清兵營木城於沿江會閩中頒詔至諸求
富貴者爭欲應之監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星
馳至紹上疏隆武謂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臣
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后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
服禮誼昭然若以倫叙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

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日南并正
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
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而浙閩成水火
矣聞餉不足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粵督餉應奇
往參遲悞者數十人命提問亦莫應潮州知府楊球
遂止越界不敢入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
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
錢根又察括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者厘毫皆解又
大鬻官爵部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

南都故轍
奈何蹈之

月本貴用

卷四

八

十兩或數兩於是媚優厮諫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
空名而已其黠者倩軒蓋催僕役拜謁官府鞭撻卑
隣晉江令金允治蒞訟兩造皆稱職官則立而語互
毆於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頸清兵謠曰清行如
蟹曷遲其來也然猶苦餉不足所招關門兵不過疲
癯數百人耳時廷臣請出關者章滿公車隆武亦欲
躬履行間而芝龍以缺餉爲辭十月會會后至迎入
宮乃暫止初隆武孤身南來鴻達以所掠美人十二
獻及后至乃大典將作擴構宮殿扈匪之器悉用

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服下體皆織龍鳳形后性
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對奏事於屏後聽之共決
進止隆武頗嚴憚之而隆武未有亂芝龍乃令子森
賜國姓改名成功每隆武意所向成功輒先得以告
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宰相半出門下何楷與
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
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或密以攬權告
隆武隆武輒責芝龍芝龍怒佯謝事又卽固留曰此
非朕意乃某人言也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皆鄭人矣

只有天在
上更無山
與齊

丙戌元旦早朝以足板擲蔣德璟幾傷邵武知府吳
 炆煒推官朱健移眷他駐坐倡逃建陽知縣施燧為
 奸胥摘發坐貪酷俱斬市曹龍溪知縣謝泰宗以
 貪叅罰八千金杭嚴道龔可楷航海至閩不用有躡
 爾蹴爾之疏終被賊殺死而南來無賴之徒爭上疏
 談兵即得召對片言合旨賚寶錠賜官爵久之漸多
 部曹幾及千人所賞芝龍亦不應然隆武心知芝龍
 不可恃卒無以制之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壓衆心
 乃分兵為一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人以鄭鴻逵為

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江西隆武做淮陰
 專築壇郊拜而送之既出關疏稱候餉駐不行月餘
 內催一將檄如雨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自有國法
 在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如
 故於是黃道周以師相請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
 願俱效死軍前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劄百函為
 行資而已道周以劄號名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
 廷麟萬元吉為呼應出兵徽州為清兵所擒械送
 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疏

殺黃公者
新朝立法
之無救黃
公者內院
憐才之至

救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
江南人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
重罪待以不死上不允尋同中書賴雍蔡繼謹等
軒斬於市蔣德璟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降
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為德璟
告病去而戶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提學御史
史毛協恭亦憤卒泉州知府鄒式金見事不可為擢
典泉道副使予告去吏部郎中趙五成與尚書張肯
堂同籍江南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

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計陛下陸行
同會於金陵降武大喜亟催芝龍造艘芝龍笑諾會
有疏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不果降
武乃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
麟皆有疏迎降武降武意欲徃江右猶豫未定而芝
龍固請回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謂絕天下望因駐蹕
劍津而任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
留駐浦城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
調棘闈而以編修劉以修為主考官取中舉人葉瓚

中典氣象
如是而已

等百餘名猶雍雍太平象也。皇子誕生群臣賀表有
日月為明止戈為武語。隆武差賞大赦覃恩鄭氏
養俱得三代誥撰勅者。織軸者日不暇給。當是之時
兵贏餉絕。當事無談及兵事者。舉朝如夢如醉。不待
識者而知其敗壞矣。清朝招撫江南者。為內院大
學士洪承疇。招撫福建者。為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
與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微行通款。而隆武獨與魯
王為仇。都督陳謙奉魯使與行人林塗至關。及關趨
起未敢入。芝龍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啟函稱皇叔。

而不稱陛下。隆武大怒。下廷議。皆下獄。芝龍疏救。
許陳謙者武進人。乙酉春。齊弘光詔封芝龍為南安
伯。比啟讀券。乃誤書安南。謙謂芝龍曰。安南則兼兩
廣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更晉伯為侯。芝龍
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素德之。有鎮
江錢邦芑者。召對中旨。擢為監察御史。實出芝龍門
下。而與隆武親。最蒙信任。密啟隆武。陳謙為魯心腹。
與鄭至交。不意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
所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紙。別移

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謙。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語。而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過征不可。拜表即行，中使手勅云：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帆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蓋微聞錢塘信也。錢塘自丙戌正月，至三月，各營皆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監國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日計」

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一日，清兵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命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會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會隆武使陸清源賫詔至江，犒師。馬士英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文數隆武過國維，曰禍在此矣。四月，杭州固守堅不可克。魯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禮部尚書余煌兼兵部尚書事督師江上。清朝貝勒王屯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厨鍋。

灶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魯以手勅相招
 入閩必大用即不支便道可退入滇黔五月廿七日
 夜遂拔營走至紹陳兵劫監國南行廿八日江上諸
 師聞報俱潰鄭遵謙携寶入海廿九日惟王之仁一
 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
 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荆國也清
 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
 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速當自為計國維乃振旅追扈
 監國禮部尚書余煌大張硃示盡啓九門放兵民

走畢正衣冠赴水死六月初一日清兵渡江國維
 行次至黃石岩方馬阮兵斷所過橋橋下刻大字二
 行云方馬至此止阮兵往前行國安士英決計獻監
 國為投降計乃遣人守監國守者忽病監國得脫登
 海船傳命國維邊防四邑遂過東陽治兵再舉時六
 月十八日也二十五日清兵破義烏衆勸國維入
 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登山也一死而已二十
 六日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
 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

歎。鮮。唐。氣。厲。雲。時。去。仍。為。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坎。
 念。母。日。一。瞋。纖。塵。不。掛。胃。惟。哀。羣。母。暮。途。窮。仁。人。錫。
 顛。能。無。意。存。歿。啣。恩。結。草。同。訓。子。曰。夙。訓。詩。書。暫。鼓。
 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答。
 所。生。從。容。具。衣。冠。赴。園。池。死。與。國。公。王。之。仁。載。其。妻。
 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捧。所。封。勅。印。
 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我。冠。登。陸。百。姓。駭。愕。聚。
 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
 不。肯。身。泛。波。濤。愿。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

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兵。部。侍。郎。陳。
 函。輝。哭。入。雲。峯。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為。大。明。之。
 人。死。作。太。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
 房。始。終。為。韓。木。叔。生。死。為。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蘖。寸。
 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視。落。日。樵。夫。湖。
 上。應。麟。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
 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
 年。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盡。一。生。情。
 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泰。文。佛。藤。衣。泣。拜。高。皇。手。

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
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
忠貽與世間同志又作自祭文一埋骨記一從容笑
語扁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
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沉河死
兵部主事葉汝菴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王事高岱
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
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炯山
陰諸生朱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醫

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命人掩覆朗聲誦佛死
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
衣大袍破乏大典闔門縱火焚死其子師鄭邵武進
人亦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內
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
史王景亮被執不順遇害馬士英阮大鍼等猶擁殘
兵數請入關降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山
寺為僧隨為清將搜獲阮大鍼迎降貝勒隨令內
院辦事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尚書蘓壯等俱剃髮

投順是時舊撫田兵及方兵鄭兵號三家兵或離或合逶迤而南所至劫掠或挾婦女坐山頭呼盧浮白漫衍嶺界者四五日後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寂如也又數日清騎數十從容過嶺然清兵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不必仙霞也潰兵先奔者焚掠為食至建寧科臣黃大鵬按臣鄭為虹閉城發倉米庫銀以犒驩爭而去一郡獨全八月十七日清兵至浦百姓請出降為虹不可再請行為虹又不可未幾清兵至擁見

勸衆迫跪為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刺手為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為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不死為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為虹大喊奮躍奪刀自刺胃不死遂見殺大鵬同日殉難為虹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遊擊原任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從死百姓為之祠焉隆武自芝龍去後乃定計幸贛八月二十一日啟行

如何時耶
猶讀書

快事

猶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聞清兵已及劍津且踵至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止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清兵至順昌搜龍扛得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父子方遊山連名請駕出關為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鍼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寸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帥數騎追駕為其父報仇及至贛州時降武將入贛因停一日曝龍鳳衣是以及於難并擒曾后及從

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貝勒斬降武及后於繼祚勒致仕旋為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縊死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畧定興泉州邵漳州等處九月初八日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元青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之十五日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道傳從龍知府金麗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鄉兵起殺從龍麗澤初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閉城門大索餉皆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即梟

明季通聞 卷四
首至縛親家母於庭抵暮得數萬又具火手五百將
盡焚城中宮室以餉未足遲至明日俄報固山兵將
至乃奔安平芝龍保安平軍容煇赫戰艦齊備砲聲
不絕震天地以前遣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進師
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有大功而兩廣素屬
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閩廣總督可得猶南面主也
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者招之芝龍曰我
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為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
芝龍怒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

貝勒竟有
參手段

離安平二十里勿駐軍而遣內院一人持書至安平
書畧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
事王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
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
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
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
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魚不可脫於淵不願降
而芝龍田園遍閩廣東政以來增置庄倉五百餘所
鴛馬戀棧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播告誇投誠之勳

貝勒行兵
不減孔明

猶持貝勒書招徠得官者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至
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為誓遂命酒痛飲飲
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拔之而北矣從者五百人皆
別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
皆囑無忘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
龍本愿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
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既行鄭彩
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亦
往舟山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陛

奉朝請秋鄭彩鄭成功復又殺掠漳泉諸縣皆破之
汀邵並亂據建寧閩郡為阻茂子夏清兵再入閩
破建寧屠之直抵漳泉鄭六皆遁入海至今沿海諸
郡猶未得寧先是福州既失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
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因而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
自閩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式耜首
言監國永明在賢且為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
榔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寓梧會桂王已薨
永明猶在袁經中也於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

以肇慶府署為行宮推置僚署有差置楚大器俱為
大學士式恭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
戎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而福建舊相蘇觀生
何吾駒俱遁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
立隆武弟唐王聿錫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為行
宮會贛州敗書至司禮太監王坤趣永曆移梧遊之
式恭謂今日之立為祖宗雪仇耻正宜奮大勇以號
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憂蕭牆國何
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尋還肇慶故大學士陳子壯

正論不磨

書達式恭請力馘蘇而趣兵東永曆遣兵科給事
耀往諭之耀與東人舊為秦令有能聲譬曉倫亨監
國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級殺耀於市日集兵向
肇慶右司馬林佳鼎督兵靖東郊東將詐降陷佳鼎
沒於水東人益獷式恭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
紀綱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為
首務王坤者固北闔自南都失而入閩隆武遣出茲
用司禮秉筆有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改給事中瞿
式恭力言不可不聽以粵巡使王化澄陞粵督尋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南都故轍

佳鼎晉小司馬掌中樞大器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
 澄為大司馬式邦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斜封墨敕
 何可為例請補部疏尚得體蓋汲汲為闕預慮也晉
 永茂大學士茂守制僉請專知經筵不入直茂疏荐
 十五人為十五省鄉望疏上王坤啟視殊不悅未幾
 十四人皆誅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一斥永茂佛然
 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
 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邦疏言大臣論荐新
 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

侃侃崢嶸
 漢黠唐徵
 亦不是過

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邦又言司禮抑人
 不可薦人更不可吏部都給事中劉奮等疏論坤內
 臣不得薦人永曆怒叱逐奮等式邦力持之得復用
 御史童琳叅都御史周光夏越資序題差用私亂臺
 規非法命廷林琳式邦力救得免陞翰林院檢討方
 以智為中允改御史劉湘客為編修充經筵講官坤
 不悅湘客且疑劉奮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時十
 二月十五日清朝摠兵李成棟兵薄廣州命前鋒
 數十人以紅布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

副將杜永和擒紹武弁周玉益王遼王等盡斬之。蕪觀生伏誅。顧元鏡何吾駒皆投誠。百姓薙髮歸順。時有石馬徐鄭四姓。懸鯨海上。花山楊光林亦擁眾數萬。水陸交訖。民不聊生。成棟相機勦撫。於二十三日發兵往南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聞報。式恭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避。之式恭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朔至梧州。時丁魁楚惑於奸弁。藉聘從梧西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恭一人。是月十六日成棟克定肇慶。隨發

勢如摧枯
拉朽

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克取高雷廉三郡。即於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煒出降。梧屬俱遍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關可義等前赴瓊州。二月永曆抵桂林。式恭肅殿陛勅守禦。誣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道里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衮文安之為相。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為六卿。時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煨煨石劃召掌禮科給事中金堡。素有清直聲。終制勅召還。何騰蛟晉閣學督師。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

清朝招之不服乃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
中箭死之隰江平樂相繼投順高雷廉三府俱報捷
四月清兵渡海克定瓊州方警報之叠至也王坤
又趣永曆往楚式相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
激切畧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
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
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
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
日又曰楚不可遠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遠往則往

楚師
轉攻

圖公區畫
形勢如數
一二而別
白黑

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幘止此
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原
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擎
跪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相留守桂林
各路悉秉節制式相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
中當平樂之不守也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
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全甫歸從數人控
弦提刀與清兵接戰稍却之清兵屯陽朔遍野
俱雜髮式相與璉危城孤守疏請全徵安國公劉承

亂兵承胤初從武崗入護猶持正守法逐可禮王坤
為弄權面叱周鼎瀚為奉寺鼻息故雅重式耜發兵
數千援桂未幾承胤請金吾郭承吳馬吉翔嚴雲從
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叅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
例晉五等吉翔等疑疏出湘客指鼎瀚遂造輩語為
董卓淮汜之議激承胤怒偪永曆立命廷杖而縛壽
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於午門外會
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益橫脅劫永曆
幸武崗式耜疏留全陽日聞郊社禮成即圖移駕不

主客不和
何以固圍

知移駕將回桂林耶抑幸武崗辰沅耶今日原以
復西粵為心則不徒西粵未恢不可移動即東粵未
恢亦且當駐全也故承胤等嗾杖湘客等以湘王還
蹕桂林之議也承胤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式耜搜
括庫藏而外捐囊萬金夫人邵亦捐簪珥數百兵卒
不肯出與焦兵王客不和譁變擊鬪掠而而去為五
月十四日永曆竟駐武崗五月廿五日清兵偵兵
變積雨城壞環攻桂城吏士皆無人色璉負劍奮臂
呼督師撫按肘羽腹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

騎○尋○出○城○戰○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式○邦○括○署
中○米○蒸○飯○分○哺○之○士○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清
兵○旋○去○式○邦○先○令○路○將○馬○之○驥○伏○於○隔○江○犄○角○接○應
固○圍○倍○慎○是○三○月○之○內○危○於○清○亂○於○兵○式○邦○下○手
指○揮○璉○乃○得○底○定○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邦○國○士○遇
之○故○獨○得○璉○死○力○以○保○桂○功○晉○式○邦○無○太○子○太○師○臨
桂○世○伯○式○邦○辭○不○拜○疏○上○不○允○復○請○告○自○効○言○自○二
月○十○五○以○迄○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
極○危○險○變○故○當○前○揔○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

定見定力

國勢至此
病入膏肓
雖有扁鵲
亦無如何
矣

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
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疏
再○請○返○蹕○全○陽○卒○不○聽○乃○督○璉○恢○朔○下○平○邦○傳○由○宿
柳○亦○及○潯○并○復○梧○至○八○月○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
桂○林○昭○告○興○陵○時○巡○道○嚴○起○恒○以○儀○表○魁○梧○拜○大○學
士○督○師○何○騰○蛟○駐○衡○州○堵○胤○錫○駐○長○沙○詎○清○朝○三
王○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揔○兵○黃○朝○選○楊○國○棟
等○被○執○尸○幾○斷○流○八○月○二○十○四○日○武○崗○復○敗○永○曆○又
播○越○入○粵○次○柳○州○式○邦○屢○疏○極○言○不○可○他○移○下○步○滇

土崩瓦解
處處皆然

亦無敢言
國事者
其人皆
國事者

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漢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且山川形勝。兵馬糧糧俱有。可恃時督師何騰蛟。新輔嚴起恒。及劉湘客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驟至。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式邦復疏。極言柳州。猶鐘襟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隣黔粵。南寧地偏。交彝不可遠。幸時騰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任汛會。上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道臣龍文明構兵。永曆復次象州。式邦與騰蛟起恒湘客等籌畫調和。王客集永忠璉誓於神。刻期出師。宜章鼎與滇鎮總兵趙

出師二表
遺意

左右禁近
只是走為
上策

印選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軍。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邦與起恒並相司禮。麗天壽七月請催兵。下。和久在粵。舊司禮王坤被承胤逐。者復入自武崗。至柳。至象。票擬皆金吾吉翔手也。式邦疏請永曆。覽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無行。以服遠近。時謂名言。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不睦。璉下平樂。永忠壁興安。未幾永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撤兵。左右禁近。刻期欲永曆遷式邦。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

式邦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

里外風塵而遠使王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
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廻波逝雖長年三
老能逆挽其威哉左右禁近周樟不能止式邦又
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甲士正山立觀兵督戰尺
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為策
桂城危柳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南大反
覆數百言淚下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明五鼓甫夜
半而永曆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時潰兵
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邦被逼登舟黎明

虞山一腔
熱血雖已
付於東流
猶可筆諸
南史

刑部侍郎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湘客俱至
蓋湘客奉命安撫亂亡及勸節精而遠生時魁以召
將入也遇式邦於樟木港式邦集遠生等入民屋立
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連兵上援楚鎮周金湯
熊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
朱盛濂先入桂宣式邦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驥部
璉兵定人心式邦於初一日復入桂署督師騰蛟自
永寧至滇鎮胡一青統兵至璉自平樂統兵至清
兵疑桂城空虛直抵桂北門三月二十二日騰蛟督

明季遺聞 卷四 三

兵二二面禦之。清兵渡甘棠去督師列營榕江永曆
 詔旌式恭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恭
 念主宵衣南寧蠻鄉不可久駐日為永曆清道前日
 所憂在內者今更在外督勦鎮將士直取全州促巡
 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歸信令可藻繕兵以待
 會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無粵西西撫稱
 撫式恭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帥一面帝制輒自
 命貽遠人笑予代疏請銜曷不可周鼎瀚以閣部擅
 式恭亦疏正之當武崗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例

入直式恭司票擬獨不苛王沂公曰進賢退不肖皆
 有體瀚係大臣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毋乃
 不可乎那傳稱粵西世守牒四飛式恭疏駁之今日
 功晉五等尚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為駐蹕
 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
 所隱料式恭身雖在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請疏曰
 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
 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象指所關本亂而求未
 治馬池終古耳永曆駐南寧四月初一日世子生册

何有大臣

為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喜式邦念無講官經筵不御
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督師騰
蛟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日事也督師報功疏不肯
自為功有曰為陛下以信臣用臣者式邦一人也六
月粵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報至先是成棟下廣收
繳印信凡五十餘顆於中獨取總督印藏之有愛妾
某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因朝夕從患成棟撫凡曰憐
此雲間眷屬也妾曰我獨敢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
君子之志遂自刎頸成棟抱尸大哭明日即衣冠將

摠督印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於
佛經部面中遣使齎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邦疏
請往桂又請永曆勿遽東又言事權宜專號令宜一
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於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
擾閩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
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駕既東軍中將帥謂朝
廷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則人
心渙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共瞻至尊音容面為慰勞
指屬然後責其盡意於東刻期出戰咸決於外不中

擾也。又疏令簡討蔡之後，人迹再疏，令給事中蒙正發迎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邦聞淚，發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在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在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永曆往廣城，式邦乃促遠生入阻。永曆適成棟自嶺還，師修行宮，且逐駕。永曆命遠生請廣勞師，遠生謂成棟曰：「今駕駐此，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撫。」成棟然之，遂罷修行宮，止逐駕。成棟具疏言式邦擁戴元臣，粵西扼禦定冊，容久於

外。應亟召還，綸扉永曆專命遣官三四召式邦曰：「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必督師下星沙？朝臣且輻至，予不敢忍危而即安。具疏乞骸，再上不久。已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檄各處兵馬齊集湘潭，而命馬進忠等由益陽抄出長沙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陽，斷絕水道。一隻虎率大隊復至長沙，絡繹攻圍。值清朝援兵合至，戰勝於湘潭。騰蛟被擄，斬之。二月，清兵破信豐，李成棟歿於陣。南昌敗

書復再聞先王聲桓踞南昌。清兵晝夜攻擊破之。王得仁伏誅。聲桓赴水死。於是先後贈騰蛟中湘王。成棟寧夏王。聲桓。王。永曆設壇掛帛。皆拔淚親祭。專命式邦留守督師。無江楚各省兵馬。永州兵再退。式邦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靄監各營軍。再出當永曆駐肇慶。疏奏諄諄。以歲月稍暇。財賦優裕。用心盡力。修內治。以自固。嚴外脩。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凋零。殆盡。凡既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

至論不刊

尾大不掉

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安可馳為他人用。故人感以桂林。為稷卨。四月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獻南金二十兩。馬四匹。移書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以為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恐甚。先封秦王。尋封為荆郡王。可望不受。後封時。楚制堵胤錫。以楚敗。達肇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疑。生隙。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清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虞山有焉

區區一隅
欲枕全盛

朝遣使貽書招式恭式恭不從。永州再報失利。與寧
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恭復辦糧械。趨出兵屯於全
民力窮竭。誅割無術。稿悴萬狀。永曆聞為廢食。召廷
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一萬兩。是時清兵圍困會
慶于平和。尋出降殺之。而韶安等處一時俱歸。清
朝鄭芝鵬踞石榴城。清兵至。隨遁去。劉中藻在福
寧。勢窮自縊。福建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
延平所屬皆處萬山中。清兵既回。遂立德化王朱
慈輝踞將軍寨。先隔大用。繼破龍溪。攻順昌。將樂。至

軍勢灼然
紛紛爭戰
徒苦百姓
耳

十一月。清兵討平之。王被獲。兵部尚書羅南生等
降。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寶豐伯羅成耀棄韶州。永
曆震恐。戒舟西上。戎政遠生奏自請行清遠。給事中
金堡特奏請留爭之。不得。適式恭疏至。曰。粵東水多
於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歸順始有寧宇。財賦
繁盛。廿倍於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備敵。林
官兵士。南北相襍。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難得而易
矣。莫此云。惡。且韶去肇數百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
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何乃朝聞警。而夕登舟。疏再上。

為皇清
驅民者若
董也

而永曆移德慶抵梧州矣。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還
事權言官正氣宜獎。鹵簿不得于機務。失權者意故
急欲永曆移舟棄東。如履時詞諫諸臣正綱紀慎名
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輩以攫官不得伺權者指
攻其所必去。熒惑永曆聽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
正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邦聞報上疏申救。謂中
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賊乃
熹廟朝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願
勅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勅出忌者之手。式邦封還

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索。
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
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遣孫昌文
入見梧州。陳說粵西民貧食盡軍曲折時昌文才身
由海上來也。閣試授昌文翰林簡討。清兵再薄全
州衛國一青兵撤守榕江。時勳帥咸進公次者侯與
伯桂林牙門相望。號令紛出。十一月初五日辰報
清兵大舉入嚴門。印選一青永祚俱以分餉入桂榕
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

時事如此
尚可為耶

夷齊死後
君臣薄力
為君王固
首陽

軍榕江兵未戰而四潰發使趨印選印選已出城城
中大亂沿道驅掠式邦令戢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
散一青永祚從城外去式邦衣冠危危坐署中適撫督
張同敞自靈川回過江東不入寓遇式邦署曰事迫
矣公將奈何式邦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
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
笑與式邦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號召諸勳子圖厥
復式邦揮去不從厥明被執見清朝定有二三有
德式邦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命幽式邦同敞於別所

式邦賦詩曰與同敞賡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日斬之
其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下千古忠臣目王張
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夫香死之
雷電
大發遠近皆為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為僧上
書定南王請葬式邦同敞而吳江有楊稅為具衣冠
棺殮并同敞瘞於北門之園永曆上南寧入土虜嚴
起恒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皆隨去後未詳云

明季遺聞卷四
 三
 此處有極淡的墨迹，似為書寫或刻印的殘留，但已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明季遺聞。舶來殊希。寬文壬寅。書肆田中宣重。求得一本。
 請黑川玄通先生訓點之。醵刻行于世。而原本文字頗訛
 缺。加以譯讀紕繆。往往不可了解。今茲以豬飼敬所先生
 校本悉訂正之。誦覽爽快。讀者當自得之。

文化元年甲子仲春

觀文堂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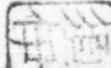
京都書林

堀川通松原上町

砂子屋傳兵衛藏板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